

心灵深处的吟唱

——谈《石英诗歌新作选》

彭雪开

(湖南工业大学 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湖南 株洲 412007)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7)04-0126-01

诗人石英先生新近出版了《石英诗歌新作选》(以下简称《新作选》),笔者以为石英先生的这本诗集可以说是将生活中初选的精矿冶炼成金的一种标本,读后感触良多!

《新作选》选材广泛,涉及到人物、社会、战争、故乡、军旅、诗艺、爱情、自然、人生等等。其中大部分充满了血与火的热度,描写的主体多为诗人亲历所为,这无疑会让诗人成为时代生活大树上的百灵鸟,不停地放歌。

在《战争中没有小孩》中,诗人写道:“公元2015年,乙未惊蛰//七十年前这一天……//那天下课后,校长给我一卷传单//其实很平常,现在说那是战争年代//也是命——一个小孩生长在战火里。但说实话,战争中没有‘小孩’//小孩有时比大人更管用//目标小,还可以跟‘二鬼子’逗着玩,传单塞进兜里,他还以是钞票//不过,小孩也没有天生免死证//同样有大惊好险,死里逃生。”

诗人在举重若轻哲理般的叙述中,揭示了一个乡村少年无奈的选择:战争席卷而来,少年躲避不了战争。然而,一个乡村少年,又何能理解战争?他身处险恶的战争环境中,还像千百个农家少年一样天真:“整天跟高粱棵子比身高,还和玉米红缨比笑容,扮个鬼脸//盼着长高,又怕长高//长高了庄稼遮不住,须知//青纱帐是战士隐形的战场。”看!一个机智、聪慧、敏感、勇敢而又热爱生活的少年英雄形象,跃然纸上,令人难以忘怀!

在《谈判岁月》《一个对一千人》《从乡村土台子起步》《夜岗》《半句话》《脸红与天红》《重会改城

爆破口》《我见过他,但没对话》《应对袭击》《跟随司令员进城》《过时的“机密”》《一位著名文工团员》《战友睡在三八线上》篇什中,石英先生从历史文化多维视角,热忱讴歌了女战士、投诚者、少年通讯员、侦察排长、爆破手、将军、司令员、电报员、文工团员、下级指挥员等,以特有的哲理性眼光,运用各种饱含激情的艺术表现手法,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之所以能做到这点,是因为作者不回避战争,且作者本人就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诗人在社会生活的大熔炉中,了解了战争,读懂了战争;读懂了战友之情、军民之情。

《新作选》塑造了众多历史人物与民族英雄的艺术形象,令人过目难忘。

在《孙中山》诗作中,诗人选择了孙先生一生中三个历史片段。在“翠亨村”中,“秀丽平和,没有一点肃重的王气”,孙文“他呱呱坠地的年代,毛虫正蛀蚀中国版图。香港、澳门如两团乌云//扑向南窗一片昏暗……”然而,小山村并不寂寞,孙文因姐姐痛苦的裹脚,平生第一次抗议母亲。当他“更懂事时//他才明白//被裹疼的不只是姐姐//那执掌生杀予夺的圣旨//与伤筋断骨的裹脚一样,紧紧捆绑住人民的手足//不分男女//就连最安分的山水也疼的啜泣”。于是孙文“他痛恶缠足//如痛恶象征皇权万岁的圣旨”。诗人在举重若轻的描绘中,少有大志的孙文直捣皇权。他“却无意黄袍加身,只希望中山装的纽扣,反射出太阳的本来光色”。从此,他辞别“姐姐痛楚的哭声”(《翠亨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收稿日期:2016-11-15

作者简介:彭雪开(1953-),男,湖南攸县人,湖南工业大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地名文化、散文创作。

在“作为医生”中的孙文，他的“听诊器谛听着心室的颤音//蹙眉推动伶仃洋的浪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慈禧太后却“搜尽四万万千瘪的腰包”，大修颐和园以供自己奢糜。孙文痛感国家病入骨髓，手术刀已难疗救。终于，他走向了武装推翻帝制的革命道路，“将两千年帝制打入坟丘”（《作为医生》）。这那里是写诗！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诗人哲人般发出一连串深刻的拷问，直抵世俗人心及历史老人的心灵深处，令人三思。

在这里，诗人以敏锐的视觉，抓住孙中山先生人生中三个历史片断中的典型细节，通过巧妙的艺术手法将其营构成血肉浑成的立体意象，使宏浑豪迈的意境美楔入读者心间，让读者走进令人难忘的历史空间，走进历史伟人的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他们的远大志向和崇高精神。这无疑是对当下一些人热衷于“零度抒写”“躲避崇高”“消解价值”的文艺思潮的反拨，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如同《新作选》中“孙中山”篇什一样，诗人石英先生也描写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历史人物。在《叙永深情（组诗三首）》诗作中，诗人描绘了1935年2月3日至5日，中央红军召开了“鸡鸣三省”（湘、黔、川）中的“石厢子”会议。这次会议，最终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改变了战略转移的方向，决定了“持久的游击战争”不可动摇。显然，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生死存亡的会议，无疑是历史重大事件，但诗人只选择了户主肖有恩在这间屋子里，接待从赤水那边过来的毛泽东这样一个很寻常的历史场景。其时毛泽东衣衫褴褛。“但一位红军首长，一位普通村民，心却在同一节律上跳动，何况//首长还端来一碗年夜的猪肉//是对主人的酬谢，也是共度年关//香味在主客的感觉中一样的浓。”诗人接着写道：“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是九死一生紧迫形势所推动”，来到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决定了“下一步向何处去”（《石厢子——石箱子》）。欣赏此诗，在读者心间，一种人间正道、苍凉雄浑的意境美油然而生。

诗人在歌颂历史人物的伟绩时，也没忘记当下的平民英雄。在《天地正气》诗作中，作者以饱满的热情、敏锐的感觉，描绘当下社会生活的场景。《走在大路上》中的“城市病”“官场病”，让诗人痛心疾首而又充满疗病的信心；《消防战士的心语》中的“消防战士”、《追凶没有尽头》中的“警员”等可爱

可敬平民英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是与历史人物同样伟大的一种人生价值的弘扬，体现出诗人宽广的胸怀、平等公正的多维视角。诗人力求全方位歌颂“天地正气”，难能可贵。

如果说石英先生的《天地正气》通过塑造一系列英雄、伟人的生动艺术形象，表现了一种苍凉雄浑、豪迈的意境美，那么其《久别故乡》《难忘军旅》《爱的密码》《自然人生》《诗解史艺》等篇什，则更多地表现了温情、细腻、柔婉、自然的意境美。

在《情感故乡》诗作中，“当年我曾深爱着故乡，爱她胜过其他的一切。”梦魂缠绕，难以释怀！“如今，故乡在傍晚的雨声中//故乡在京剧二黄慢板唱腔里//故乡在民俗博物馆//烟荷包和火镰与火石的碰撞里。”故乡生活的重温，令诗人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我们在镀亮的字句里，感受到了诗人一种温情脉脉的、永远抹不去的“乡愁”。

在《我与玉簪花一同长大》诗作中，诗人把心中“玉簪花”一系列具象，化为自己的心象。“她正是绿叶滴翠，花形清奇//尽管我家还有丁香、长春和月季//可哪个也无法与她相比。”“仅凭清雅脱俗的资质，任人不敢狎邪。”正因为有如此清纯的内质，“雨珠在白喇叭上晶莹，鼻息间//觉得这雨珠也是香的……”诗人继续写道：我参军离家时，她仪态如初，气息芳香。几十年后，诗人再也“没有遇到这种花”。后来出访匈牙利，在酒店窗下，意外发现了几株玉簪，只是略显瘦弱。诗人感叹道：“我审视良久，竟没有他乡遇故知之感//到底为什么……”“哦，也许是我追寻的不是一般的玉簪花//而是，与我心灵磁场相吸引的那棵。”无需多语，诗人在这里是“借酒消愁”，在远离故国的异国他乡回忆故乡一物一景时，深情、细腻的感受，全贯注在故乡玉簪花的形象中，怎个“愁”字了得！

这些情感在《田野与海市蜃楼》《大娘的小看儿》《故乡是我心中的画》《村边纳凉的苇席》等诗作中，亦得到充分的体现。爱故乡是动容的，爱他人于血与火的年代里，更令人动情。这些饱含人间深情的生动画面，是诗人日久酝酿出的一坛坛美酒，倾洒在祖国任何一个地方，都将醉倒一片游子。

正如石英先生诗言：“回忆，有时是用热泪洒出的//洒出一幅幅珍藏的画//这样的画也许无法临摹//因为，它是刻在心里的。”（《故乡是我心中的画》）是的，刻在心里的印迹，永远抹不掉。故乡呀！故乡！血浓水的故乡！！我们平凡也好，伟大亦好，

但每个游子,又何能忘怀!行文至此,我们又复何言!

在《新作选》中,关于爱情的艺术形象,集中体现在《爱的密码》篇什中。在诗人看来,“爱”是人们之间一种特殊情感的无私表达,她没有功利,没有欲念,没有占有。古今中外,正如诗人所言:无论是“中国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外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一个字,内容密码很深奥。”世界上的“爱”字很难破译,“它有时是吐鲁番的火焰//它有时又是银河的酷寒//但毕竟它是一字千金,一若重过那万语千言//还有胜过任何发动机的动力,不惜上天摘双星为她打造耳环。”(《“爱”字密码》)在诗人看来,在“爱”的走廊里,爱如繁星般闪烁。

在《爱与血》诗作中,一对恋人,“两年间,隔三岔五约会//公园、河边,风雨雪无阻//这是个寒暑分明的城市//当事人却偏偏模糊了四季。”直至“今晚他嘴唇破了,付出了小小的血的代价//多么温柔的牙齿!”一对至爱的恋人形象,跃然纸上。在《小城雨夜》中,描绘了在大雨交加时坐着三轮车逛小城的一对热恋中的人。蹬车师傅是位花甲老者,“一层车窗隔开内外两种感觉……”“此刻,普天下的冷雨都被引来,裹着一辆蹒跚前行的车体//但估计乘车人并不觉得冷清//因为他们是两个人,两个人……”看,这对年轻的恋人,爱得多么热烈,仿佛那雨声是送给他们的祝福。

在《十年》《距离》《沧桑》《一夜》《连心锁》《接站》《短信和振铃》《她说她胖了》《天奈的手机》《换装》《“火炉”与冰柜》《最精简的短信》等这些丰富

多彩的情感诗篇中,爱与怨若即若离,爱中含怨;爱的恍惚、迷离、痴情,常叫人感叹、惊慕、惋惜。然而,正如诗人在《深海浪花》诗作中所言:“快乐到了极至//犹如海云中惊爆电闪//最美的浪花也似双刃剑//当心埋伏着白鲨的利齿”;“在海水深处//最悦人的往往是白的浪花//最忌讳的是殷红的颜色”。这种带有哲理性诗性的语言,无疑是诗人对当下错爱、泛爱、滥爱的一种警示与拒绝,彰显了人性间最纯洁“爱情”中的美好价值。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应是爱情的最高境界。

石英先生是我国诗歌界久负盛名的诗人,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中,佳作迭出,晚年仍能向读者奉献宝贵精神食粮,可以说是“生命不息,创造不止!”^[1]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别林斯基说:“每一部诗的作品,应该是情志的果实,应该为情志所渗透。”^[2]石英先生《新作选》的确是诗人心灵的写照,在世象浮泛、金钱至上、人心浮躁、社风不良、道德遭贬的今天,有它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细细品读。

参考文献:

- [1] 石英. 石英诗歌新作选[M]. 北京:线装书局,2015:8.
- [2] 马莹伯. 别车杜文艺思想论稿[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9.

责任编辑:黄声波